

环境保护 人人有责



望水 周刊

随笔

第5版

2024年4月26日 星期五
责任编辑:沈 倩
责任校对:胡 月
组 版:洪 薇

投稿邮箱: 704193702@qq.com



路在脚下

□赵冬俊

早前几年,天一擦黑,爸爸就定在房间看电视,谁喊也不愿出房门半步。如今,他迷上了散步。最大的功臣,是门前刚通车的那条大马路。

它称得上是庄上最宽敞最气派的路了,宽二十多米,四车道。车与车,车与人,各行其道,其乐融融。路两侧的高大樟树俨然如热情的主人,用她茂密的枝叶向行人发出邀请。每晚七点多,路段最南端的同济大桥,华灯初上,为暮色中的村庄打上金黄的底色,好看极了。多少人漫步其上,远眺蜿蜒河水,近观桥旁草木。用乡人的流行说法,那就是一座“网红桥”。

假日回家,不大散步的我,随着父母也养成了饭后走两步的习惯。走在平整的水泥路上,我的思绪随之伸向远方……

小时候,门前那条路约莫两米多宽,蛇一样一往无前的路,多是泥地,只有经济条件好一点的人家,才会很讲究地在自家门前撒些细碎的沙石,或者铺上几行歪七歪八或长或短的青

砖,如点缀在我们裤子上的补丁。这条路是出门的必经之地。天朗气清的日子还好,每逢降雨,就苦不堪言了。泥路被雨水浸泡后,成了一条泥鳅,滑腻腻的,上学、放学,总有小孩摔成“泥猴”。这雨若一连下个两三天,路就愈加泥泞,特别黏脚。走路时,我们一步一停,等站得稳当了,才奋力将脚从泥地中“拔起”。常常,一些小伙伴由于“拔”得太猛,脚出来了,鞋还赖在原地不动。

冬天,一阵大雪,将这条小路抹白,却怎么也抹不平雪下的坑坑洼洼。走在上面,必须小心翼翼,如履薄冰,免得崴了脚。当冬天进入尾声,路面的积雪变得疏松,露出许多孔洞。早晨,脚一踩在上面,“咔嚓咔嚓”,而到中午,再踩在上面,就像踩在棉花上,不一会儿,一只一只脚印,就变成了一滩滩水。看上去“满目疮痍”。每到这时,门前的路,成为我们外出玩耍的最大障碍,我们总是被父母“禁止外出”。门前这条路,禁锢了我们热爱自由的双腿。

过几年,我读小学。大队出钱修整了这条小路。路中间铺一块狭长的水泥板,算是主干道的标志,两边整齐地铺上红砖。当我们重新踏上这条小路,我们的每一个脚趾都感到由衷的“舒服”“踏实”。至少雨雪天里,我们也可以走街串巷。但,好景不长,有些水泥板渐渐松动,走在上面像坐跷跷板的感觉,一头稍稍翘起,另一头微微下陷。遇上雨天,冷不丁地,哪块水泥板的一头会喷射出一团泥水,让人猝不及防。因此,裤腿不免沾上可恶的泥浆。

而今,漫步在崭新的同济路上,乡邻三五成群,他们在高出平地的人行道上,伴着习习凉风,或疾行或慢走,甩甩胳膊扭扭腰。路,成了运动场,也成了交际圈。他们欢笑着,高声打着招呼,你一句我一句地分享见闻。

四十年来年如一梦,这四十年,我们的生活比梦想的还要幸福。

“路漫漫其修远兮”,路在脚下,我们当昂首向前,紧跟时代的步伐。



忆母亲

□刘兴文

四月二十八日是我母亲的祭日。2000年4月28日我正在单位上班,上午11时左右一个电话打乱了我的平静,让我坠入深谷。电话是妹妹打来的,她说妈妈已经不能说话,快不行了。一切来得这么突然,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放下话筒的,那一刻我的脸色肯定十分难看,或许有些变形。我匆匆回家带着妻子、女儿直奔老家。回到家中,屋里屋外已挤满了乡邻们,母亲也从床上移至堂屋的地铺上。我紧紧地握着母亲的手,轻轻地呼唤着。晚8时50分,年仅58岁的母亲饱受病魔的折磨过早地离我而去,这是一个永远令人悲痛、令人伤心的日子。

母亲是位辛劳的人。母亲一辈子生活在农村。在母亲11岁时,外婆抱病离她而去,外公又远在几千里之外的甘肃刘家峡水电站工作。母亲被迫辍学,带着年幼的弟弟,跟随她年迈的奶奶,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。后来经人介绍与我父亲结合。父亲是家中长子,有四个弟妹,父亲18岁那年,祖父因饥饿和疾病去世,丢下了他们孤儿寡母。我父母可谓是同命相怜。在那缺少住房、没有温饱、没有外援的情况下,为了抚养弟妹,养育儿女,母亲日夜操劳,受尽了磨难,吃尽了苦头。深受没有文化之苦的母亲告诫我们兄妹三人:你们只有刻苦学习,将来才能有出息,为了你们上学,再苦再累我也心甘情愿。每当我将“三好学生”的奖状交给母亲时,她总是欣慰的一笑。给我印象很深的是,起早贪黑一天劳作的母亲,为了一家人过年能穿上舒适的新鞋子,晚上总是坐在床头做布鞋。每当春节即将来临,母亲总是及早张罗,收拾房间、清洗床被、腌鱼做团,翘首盼望子孙们回家,当全家人坐在一起吃团圆饭,穿上母亲一针一线做成的新布鞋,看到母亲脸上挂满的笑容,个中幸福无法用言语来表达。每当忆起这段往事,我总是泪流满面。

母亲是位善良的人。母亲从小品学兼优,虽然仅仅上了两年学,但母亲朴实做人的品质却使我一生受用不尽。她对待长辈尽孝心、对待子女尽爱心、对待他人尽善心。她关爱家人,唯独没有她自己,就在她身患乳腺癌之时,为了不让做两次大手术的父亲受苦,她隐瞒病情尽心照顾,从而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。母亲就是这样的无私、善良、伟大。母亲时常教导我做人要诚实、做事要踏实。母亲哺育我、激励我、影响我,她的教导不仅对我的过去产生很大影响,并且影响我的今后,影响我的一辈子。

母亲是位坚强的人。过早失去母亲疼爱的她,自小就养成了独立自主的性格。我上高中时,由于小学、初中在村里上的,各门功课基础都比较差,尤其是英语,对我来说犹如天书,感到学业无望,加之父母多病、家境贫困,让我产生了退学的念头。在星期六放学回家后,母亲看到我心事重重的样子,找我谈心,要我相信自己不会比别人差,关键要肯吃苦。母亲的教诲,让我在困境中自强不息,在艰辛中不自暴自弃。在经济拮据时她不求于人,在失意时她不失信心,在蒙受委屈时她忍辱负重,在遇到困难时她从不低头。她饱经风霜洗礼的脸上总带着笑容。正当我们兄妹三人都成家立业,母亲可以享受晚年幸福生活之时,厄运降临了,1999年10月母亲确诊为乳腺癌,第一时间赶往江苏省肿瘤医院治疗,最终因已到晚期,只能保守治疗。我每周日不管风雨往老家赶,带回去的是药物和沉重的心情。为了不让家人担忧,她卧床六个多月,忍着巨痛与病魔作斗争,没有将一丝痛苦留给家人,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



捕捉精彩瞬间,记录自然美景

□邹道海

素有“鱼米之乡”美誉的古城兴化人杰地灵、文化底蕴深厚。拥有优美自然风光和丰富生态资源的水乡兴化,春有菜花,夏有荷花,秋有菊花,冬有芦花。享有“全球四大花海”美称的千垛景区,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,以“垛田”特色地貌扬名全球。眼下“满地尽带黄金甲”的油菜花与森林下盛开的二月兰成了兴化春天的主色调,迷人的风姿吸引着每一个摄影人去探寻,捕捉一幅幅水乡特有的壮丽美景。

“垛”是苏北里下河地区独有的一种农业景观,如同一座座金色的小岛,漂浮在清澈的河水中,形成于750年前,在泥土特缺的水乡泽国,先民们从水下取土,堆积成垛。花儿开了,舟行碧波上,人在画中游,将自然生态画卷演绎得极致完美,各地游客和市民群

众接踵而至踏春赏花,摄影爱好者们纷至沓来开展创作,用图片、视频等不同形式记录震撼美景。

我第一次发现她的壮美,是在2005年春天,出于新闻工作者的敏感,将当时的“千岛菜花”作为一个选题,赶到现场后被烂漫菜花场景震撼到了,兴奋地按下了快门,并连续四年在《新华日报》上发表了千垛菜花的图片。自2009年首届菜花节以来,每年拍摄花海成为我创作的重要选题之一。

“河水万弯多碧水,田无一垛不黄花”的水乡奇观,令海内外纷至沓来的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广为称奇。特殊的地理地貌和自然气象条件,常让平流雾装点得如仙境般美丽,这更激发了我浓厚的创作兴趣和源泉动力。

作为水乡摄影人,有得天独厚的创作条件,更有热爱家乡的责任情怀,要定格每一个精彩瞬间,就要把每一次创作都当作非常有趣且有益的难忘经历。四季花期更迭,景色变幻绚烂,都会激起强烈的拍摄欲望,常常于凌晨提前到达合适位置,静静等待红日冉冉升起。晨雾下的垛田如迷宫般神秘,微风中的花儿如迷人的淑女,日出时的朝霞如梦般绚丽,水面上小舟如火箭般鱼贯,各种景致梦幻般交替,我则不停地调换机位、调整参数、抓住瞬间,拍摄稍纵即逝的美丽景象。

因工作原因,长期拍摄民生类、社会类及关注类等作品,见证并记录了许多重要时刻和精彩故事。然而,一次次与周围摄影爱好者的广泛接触与深入交流,便开启了通往艺术摄影的大门。他们的作品如诗如画,深深触动了我对大自然的渴望与探索,并记录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

涉足艺术摄影后,常与影友结伴踏访,用镜头捕捉美景。千垛景区的壮丽,水上森林的神秘,万亩荷塘的绚烂,徐马荒湿地的独特,以及街头乡村人文景观,都成为镜头下的主角。

为捕捉最美瞬间,常常早起晚睡,等待最佳光线和时机,试图找到独特的视角和构图,因此摄影也是一种户外运动,不断挑战自己的体能与思维,以追求更高境界。

